老家“年味儿”

□任朝政

腊八的脚步悄然而至，雨丝仿若细密的牛毛，悠悠地在空气中飘散，透着几分清冷。然而，在我心底的记忆深处，老家腊月的时光，恰似焐在怀中的暖手宝，暖烘烘的，令人沉醉。

我的老家石桥镇，静静安卧在达川区的西边，仿若一颗被岁月轻柔抚摸的明珠。老家的民俗活动，精彩绝伦得如同夜空中绽放的烟火。除了威风凛凛的“烧火龙”，还有烟火架腾空而起绽放梦幻，翻山铰子欢快跳跃敲响喜乐，车车灯轻盈穿梭演绎风情。老家的年味儿啊，裹着浓浓的乡情、暖暖的亲情、悠悠的柔情，每一年都是一段被时光温柔以待的美好记忆。

老家周边乡镇，都沿袭着“赶场”的老传统，赶场日则巧妙地分成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仿若一场有序的生活律动。赶场，是川东农村生活里的重头戏，是大伙做买卖、聊家常、闻八方的欢乐派对。说起来，这就是川东农村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是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碰撞交融的烟火舞台。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跟着父母去赶场，眼睛里满是新奇与期待。心底更甜蜜期盼着的，还是外婆赶场来我家。外婆家离石桥场镇有13里路，外婆小脚伶仃，走路总要拄着根拐杖。每逢赶场，外婆中途必然到我家歇歇脚，吃完午饭再慢慢往家走。外婆从不空手来，她总会像变戏法一般，从兜里变出几颗水果糖，或是一块酥香的麻饼，又或是一截甘蔗。那时，哪怕只是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糖，于我们而言都是稀世珍宝。我们会轻轻放入口中，舍不得嚼，任由它慢慢融化，仿佛整个童年的甜蜜都被这小小的糖块浓缩，然后又在舌尖晕染开来。

儿时记忆里的石桥场，热闹得如同炸开的米花。最开始像是一场七天之约，后来变成五天一会，再后来缩短为三天一集，每月逢一、四、七的日子便是赶场日。张家、银铁、元山、双河、新进、回龙、道让、洛车这些周边的乡亲，仿若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齐聚于此做买卖。犹记得集体生产的时候，日子清苦，农民们靠着卖些自家种的蔬菜、攒下的鸡蛋补贴家用，还得偷偷编些背篼、撮箕等农具，只为多寻一份生计。

我第一次赶场的时候，也就四五岁，那时的街道，是清一色全木结构的木板房，有的墙用竹篱笆夹着，再敷上一层石灰，质朴又亲切，典型的川东民居风貌。文昌宫、电影院、供销社，这些地标建筑稳稳矗立，在岁月的摩挲下，门前的青石板路被打磨得溜光锃亮，从列宁街、花市街、大井街、后街、红卫路等几条老街蜿蜒穿过，像一条条时光的脉络，串起往昔的繁华。

集镇上，可比平日热闹非凡得多，仿若一锅欢腾的沸水，饺子们欢快翻滚、喧闹不止。沿街两侧，摆满了锅碗瓢盆、针头线脑、油盐酱醋这些生活必需的琐碎物件，还有游走的郎中、手艺精湛的剃头匠、香气四溢的小食店。农贸市场更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各类果蔬、干杂、小吃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老乡们来来往往，有的挎着精巧的篮子，有的背着沉甸甸的背篼，还有的挑着水灵灵的水果蔬菜……

到了中午，吆喝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小孩的啼哭声、大人的笑声……声声入耳，把乡场烘托得热热闹闹，烟火升腾。

那些传统手艺，在赶场天纷纷登场，大展身手。铁匠铺里，炉火熊熊燃烧，映红了铁匠的脸庞；裁缝铺里，缝纫机“哒哒”作响，不停转动着，大人小孩排着队，等师傅量体裁衣，期待新衣裳带来的喜悦；剃头匠在临街的屋檐下，稳稳支起木椅，摆好洗脸架，拿着锋利的剃刀，在顾客头上手法娴熟地“精雕细琢”；中药铺里，草药香悠悠飘散，戴着老花镜的大夫，手指搭在病人手腕上，静心把脉，望闻问切。供销社门口，一群孩子眼巴巴地望着，哭闹着要糖吃，小手拽着大人衣角，怎么也不肯撒手，那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有事的赶场时脚步匆匆，抓紧把事儿办完回家；没事的就悠悠闲闲，走亲访友赶个“耍耍场”。临近中午，小餐馆的生意瞬间火爆起来。卖完菜、鸡蛋、猪崽的老乡，碰到十天半月没见的亲戚朋友，先是热情寒暄几句，紧接着就手挽手进入小饭馆。点上一碟香脆的干胡豆、一碗爽口的河水豆花、一份肥而不腻的烧白或者热气腾腾的蒸碗儿（粉蒸肉），再来二两小烧，逐次传递，慢慢啜饮。相逢的老哥刚抿下第一口酒，眼睛瞬间眯成一条缝，脸上满是幸福满足，再顺时针传给下一个人，砸吧砸吧嘴，回味悠长。在乡场喝酒，俗称“下馆子”，起初往往是一两个人对饮，碰到熟人朋友，一声招呼，大伙就热热闹闹地凑成一桌。请客的忙不迭叫店主加副碗筷，再打二两白酒，上一碗豆花，拉着老乡坐在一条长凳上，热情地说：“来坐来坐，莫拘礼也……”被邀请的客人往往假意推辞，嘴里嘟囔着：“我还不饿哩，回家切（吃）……”可那眼神里的渴望，还有悄悄咽下的口水，早已出卖了真心。在计划经济的年月，物资匮乏得很，在外吃饭得凭粮票，买肉得凭肉票，扯布得凭布票，吃肉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这般相聚畅饮愈发珍贵。

几口高粱酒下肚，脸上泛起红晕，话匣子瞬间打开，摆不完的龙门阵，说不完的家长里短，道不尽的乡情，在这一方小天地里，悠悠流淌。

酒过三巡，递上一支叶子烟，屋内瞬间弥漫着酒香和土烟混合的独特气息。太阳快下山了，人群渐渐散去。人们挑着担子，扁担担起生活的重量；背着背篼，里面装满乡间的馈赠；提着竹筐，盛着满心的期许，脚步踉跄地踏着夕阳余晖，晃晃悠悠往家走，身影被拉得老长，留下一路的温馨。

岁月流转，人情暖暖，年味长长。

如今，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变迁如沧海桑田，乡村的面貌日新月异。许多传统的集市也悄然改变了模样，有些搬进了宽敞明亮、井然有序的室内市场，有些融入时髦的电商平台，购物变得轻松便捷，指尖轻点就能满足需求。那份深深藏在心底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与年味，却如陈酿，历久弥香，成为我们心中最温暖的乡愁。

石磨悠悠

□潘鸣

农历新年一天天临近。街巷里，商家们开始清洗门脸，小饭馆门口挂出一架架油亮亮的腊肉香肠，市场货摊上已经有喜气洋洋的年画、对联、红灯笼售卖，春节的气息渐渐氤氲起来。妻子知道我一向嗜吃红糖汤圆，提醒我抽空去超市多买几袋大品牌的汤圆囤在冰箱里，以防过年时店家缺货，早餐没得吃，元宵也“闹”不成。言之有理，我瞄准时间，去商场专柜买了一大堆。

袋装汤圆是速冻品，机器压制而成，个个白净，珠圆玉润，体量相当。但仔细打量，就能看出这种汤圆的瑕疵：每一个上面，都隐隐有一线褶子，那是制式化生产遮掩不住的模具铸痕。水锅在炉具上烧开时，打开冰箱，拆袋抖入数个汤圆于沸水中，翻滚几分钟，个个浮起，便可打捞，稍晾即食。消受一餐成品汤圆，从拆袋到下肚，十来分钟搞定。虽便捷省事没的说，但总觉得过程潦草，匆匆之间少了些意趣，其口感纯正，却缺乏耐人寻味的底蕴。

不由得想起儿时吃过的那一味石磨糯米汤圆。彼时在乡下，过年吃汤圆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动手做。汤圆粉子，当然是经由手推石磨研磨出来的。记得儿时住的四合院里有一墩石磨，临近过年，它几乎从早到晚不得空闲。磨盘悠悠，发出“沙沙”的声音，如耕牛在圈栏中嚼食谷草反刍。

这四合院是我们村办小学几户教师连同家眷和两户卿姓农民共同合成的，挤挤挨挨住着三十多口人。全院独有这一墩磨盘，权属归卿大伯家。

有一年，卿大伯进山推煤炭，途经洛水石亭江畔歇脚，一眼就看上江滩边两块圆滚滚的青花石。于是他费力将两块逾百斤的石头搬上鸡公车，驮运回家，请来生产队里的石匠加工打制石磨。石匠说，都是挨邻侧近的，还带着竹根亲，我也不收工钱，你管我两顿酒肉，再搭送一把糊米烟叶就好了。于是在院坝边铺开场子，铁锤錾子叮叮当当，石屑飞溅如霰。青花石特别刚硬，石匠手掌虎口都震裂出血口子，耗时整整四天，终于凿好了一墩手推石磨。

石磨上下两扇，重叠起来像蒸笼屉子。咬合面各镂刻有辐射状的斜纹槽，深浅均匀，没有丝毫豁裂缺损；上扇表面凿有一孔，为磨嘴，豁圆光滑，用于推磨人往磨里喂料；一杆手柄稳稳嵌在上磨盘边棱上，两扇磨盘凭磨心一轴连缀，推杆轮转之时，上动下静，配合甚好。石匠技艺的精湛奇巧，做工的倾心专注，全融在这样的细枝末节中。

卿大伯将石磨嵌入一条长板凳中央，安置在堂屋外的阶沿上，任由全院人共享。卿氏兄弟两家都是落落大方之人，不止一墩石磨惠及全院，他们绕院栽种了桃李樱杏果各色果木，在果熟时节会采摘分送给我们一帮教师子弟解馋；新酿制的豆瓣酱豆腐乳，也要往各家饭桌上搁一碗，请大家尝鲜；一坪三合土晒坝，也慷慨贡献出来，作为全校学生蹦跶嬉戏的操场。

腊月二十八，过小年了，我家一盆糯米浸泡得恰到时候。母亲让我当帮手，在石磨前骑着长凳对坐。洗干净的布袋笼在磨盘下面，糯米盆子放在母亲身旁。母子的一只手握住柄杆，一推一拉，上扇磨盘便转动起来；另一只手执勺，连米带水，先倾两勺填磨心，待磨盘转顺溜了，再断断续续添料。推磨的节奏由母亲把控，她把转速带得慢吞吞的，每转三五轮，才往磨嘴喂入小半勺米水。那时，就像钟摆松了发条，时间过得好慢。我受不了这样的煎熬，一心想着早早完成家务，好与伙伴玩，便忍不住催促母亲：能不能推快点啊，这样子推磨儿，一盆糯米莫不是要磨到天黑！母亲看我一眼，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儿子，莫要心慌气躁，慢工出细活，好些事情是急不得的……

母亲说的那句话，当时我并不理解，同一扇石磨，推得快与慢不都一样沉吗？为啥非得慢条斯理呢？后来心智日趋成熟，才悟出母亲话语中蕴藏着朴实的生活哲理——石磨推快了，会磨出糙粉；做事急于求成，很可能会欲速则不达，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

糯米终于磨完了，还得把布袋吊起来慢慢渗水。大年初一晚上，糯米粉终于滤成半干状。母亲取出一团，在面盆里揉好，现做汤圆；全家人卷起袖子，跟着母亲一齐动手。馅心有红糖、喜沙、玫瑰、花生、芝麻、猪油白糖好几种，都是母亲一手配制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要把这么多稀罕食料觅采齐备实属不易，也不知母亲是费了怎样的心思才办到的。

灶台前，我们四兄妹和平常不理厨事的父亲一招一式模仿母亲的样子：先揪一小团糯米面，摊在手心，用拇指摁出个窝儿；再将馅丸子嵌入窝中，把面团捏拢，两个掌心再搓揉几下，一个汤圆便做好了。但是，我们搓出的汤圆与母亲搓的相形见绌，大小参差不齐，有的扁得像柿饼，有的长乎乎像枕头，有的一下沸水就露了馅，母亲却乐呵呵地夸赞我们。屋外烟花爆竹热闹喧天，一顿大年元宵，全家人吃得好有滋味！

往事如烟，那样一碗石磨手工汤圆，如今再也吃不到了……

那些“年”

□张凤波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对于战士们来说，在部队过年是他们永远不会忘却的经历。春节临近，三十多年前在边防连过年时的一幕幕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最惊悚的年

我的士兵生活是在内蒙古北端的博克图一边防连度过的。这里高山连绵，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特别是我所执行任务的哨位正好位于两座大山的风口处，冬季朔风吹过，如刀刃拂面，先凉后疼，浑身打战。

那年除夕夜，排长王建斌亲自带我执勤。那晚繁星明亮闪烁，呼啸的北风虽然停歇，但寒意未减，皑皑白雪在夜空中如同一张巨大的白纱帐铺盖在大山上、小河边。如果不是王排长说今天就是除夕夜，我根本不会把这寂静的哨位同喧闹的年夜联想到一起。

提到年夜，我的目光顿时穿过茫茫夜空，仿佛一下子看到了灯火通明的故乡。男人们打着牌，女人们包着饺子，老人们早早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春节联欢晚会开播，小孩子则在院落里你追我赶地嬉闹着，胆子大的男孩开始燃放起了鞭炮和礼花。

思绪正要延续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噼噼啪啪”的响声。我紧张地拉栓上膛，把枪口对准发出声响的方向。王排长笑着让我关上枪的保险，说不要慌张，是驻地老乡来看望我们了。我再侧耳细听，这才辨出原来“噼噼啪啪”的响声是放鞭炮的声音。在这万籁俱寂的边防线上，突如其来的鞭炮声着实让人胆战心惊。

博克图镇镇长领着一位老乡，徒步十余里路到执勤点，给我们送来了一挂2000响的爆竹和一盒热腾腾的饺子。吃着热乎乎的饺子，全身一下子暖和了，竟莫名地流下几滴没有出息的眼泪。

老乡正要把余下的爆竹点燃，王排长赶忙制止，说还是带回营区再燃放吧。镇长和老乡紧握着我和王排长的手，说是代表博克图全镇人民向我们问好，并祝我们新春快乐。

最孤寂的年

第二年的大年三十，我已然成为“老兵”，上岗、站哨已不用干部陪伴了。在哨位上过年，我不再感到恐惧和寂寞，一边认真地观察着周边情况，一边哼着“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把寂寞统统打发了。

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一班班长来接我岗了。

我交了岗，连跑带颠地往营区赶。刚翻过一座山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头顶有“扑棱扑棱”的声音，抬头一望，竟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飞过。大冬天，博克图军有飞禽，这鸟儿顿时把沉寂的边界上空搅活了，山林间一下子有了生气。我感谢上苍对边疆哨兵的眷顾，跟随着鸟儿奔跑在雪地上。

鸟儿仿佛在逗我玩，飞翔一会儿，见我追赶不上了，就落在树枝上等我，当我要赶上的时候，又“扑棱”一下飞走。赶了几里路，我脚下一滑，跌进一个捕猎的雪坑里。我使尽全力也未能爬出雪坑，这才意识到，刚才光顾着追鸟，竟迷失了方向。

鸟儿飞走了，只剩下孤单的我坐在雪坑里，如井底之蛙仰望着一片圆圆的天空，呼着气喘息着。夜很深了，整个天空好像凝固了一般，没有一点生气。我“怦怦”的心跳声仿佛在空气中回荡，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心跳声产生了恐惧感。我想，此时哪怕有一只野狼吼叫一声，我也会感恩戴德。

没有随身枪支，没有通信工具，在这深山野林如何发出求救信号，成了我苦苦冥思的难题。当然，纵使有再大的智慧，在这数米深的雪坑里也是徒劳。唯一能做的，就是省些力气，过一会儿向雪坑外呼叫一声，希望有人循声而来。

身上的热量渐渐减少，我使劲搓着手和脸，以此促进血液循环。心里不住地责备自己，为了追逐一只不知名的鸟，竟误落雪坑，且不说自己生死未卜，恐怕连累营区的战友都在为自己担忧，这个除夕夜绝对是过不安生了。

寂寞、孤独、寒冷、恐惧，我细细地体味着此时的感受。我甚至预感到脚下的这个雪坑可能就是我的终结之地，是一个连墓碑都没有的孤坟。如果说是为了国防，死也甘心，却偏偏是为了追逐一只无名小鸟而命丧于此，惭愧啊！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被战友救回营区。指导员说，是我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救了我的命。

最幸福的年

第三年过年，我当上了班长。第四年春节前，女朋友晓燕从家乡寄来信，说要来部队陪我一起过年。我赶忙回信，让她不要来，一是部队里实在太艰苦，二是战士在服役期间谈对象怕别人笑话。信寄出的第三天，她就不远数千公里，从河北省邢台市来到边防连。看来，她根本就不打算征得我的同意。

连长对我女朋友的探望很重视，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晓燕的宿舍，还让战士们把火墙烧得热乎乎的。为了表示对晓燕的尊重，连长向全连宣布了一些在女同志面前应注意的纪律；指导员安排人编排了一台欢迎晚会，把晓燕逗得乐不可支；副连长则对晓燕的一日三餐亲自把关，每日饭菜不重样。

王排长说，边防连队生活艰苦，官兵们的女朋友很少有人愿意来这里探访。晓燕来队，无疑是边防连的一件大喜事。

为了融入边防生活，晓燕每天不是给大家洗洗衣服，就是教大家唱唱新歌。她做的葱花饼，味香色正，更是大大地满足了战士们的口福。

大年初一那天，轮到我上哨，晓燕非要陪我一起执勤。我说，哨位离连队很远，而且路不好走，劝她不要去。晓燕执意要去，说作为军人的女朋友，如果连这点艰苦都忍受不了，将来就不配做一名合格的军嫂。

我给晓燕找来了又新又厚的大衣披上，给她戴上皮帽子。一路上，踩着厚厚的积雪，晓燕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摔了十几跤，但她丝毫没有打退堂鼓的意思。

迎着凛冽的寒风，晓燕站在离哨位不远的地方，轻轻地哼着情歌，满脸洋溢着幸福。

那个年，哨位上没有鞭炮，也没吃上热腾腾的饺子，但有女朋友相陪，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边防军人。

稚子追新岁 熊高六 摄